



老夏春秋

一个晚霞渐隐的傍晚，我如往常一样前往垃圾房去扔垃圾。垃圾房那股熟悉的腐臭气息依旧弥漫在空气中，然而，在这寻常的场景中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打破了这份平静。

在垃圾桶的一角，一个闪烁着异样光芒的物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走近一看，竟是一个精美的照片，它由金属制品印制而成，长方形的匾额样式，在昏暗的光线中依然散发着一一种独特的庄重感。仔细端详，这是一张四五十人的合影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或浓或淡的笑容，照片的下方有一行小字，说明了这是老人九十五岁寿辰时拍摄的全家福。这位老人被一帮成年男女簇拥而端坐在前面中间的靠椅上，怀中还抱着个小孩，在老人的脚跟前面的左右蹲着好些孩童，或许这些均是老人的晚辈。

我的心猛地一揪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。难以想象，这样一张制作精美价格不菲承载着满满幸福与回忆的全家福，怎么会被丢弃在这肮脏的垃圾房中？这照片中的每一张笑脸，都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那个温馨而欢乐的时刻，而如今，它却被无情地抛弃，如同一件毫无价值的废品。当然，拾



一千零一爱



假期又下雨，杭州总是下雨。听说断桥挤满了人，都快把桥挤断了。新闻和各平台都在播放搞笑视频“许仙你在哪里？”，人海茫茫，也太难为白娘子，可真的是找不到许仙呀！我妈在暗自庆幸，说这几天西湖边人“嘎许多”，自己前几日已经与闺蜜去过，蛮清爽，人不多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我妈庆幸什么？整个西湖景区她哪里不是去了又去，前几日去了断桥，那前几天的前几日不也去了断桥吗？西湖边又几时缺过游客。

爸爸妈妈已经退休多年，现在，我爸正在厨房做饭。

在我们家，女人一律不会做饭，妈妈不会，自然她“亲手”培养的女儿肯定也是不会的。我妈从小



吃货笔记

有经验的吃客说，瓦罐鸡很讲究食材，最好选家养土鸡中的母鸡，肥嫩。整理好的鸡块，大小均匀，入开水锅中余一下，再一一放进瓦罐，鸡头、鸡翅、鸡爪则摆在上面，盖上一层生姜，放入适量黄酒，加入清水至瓦罐的4/5满，特别考究的大厨还会放上一把绿葱作点缀。一切就绪后，旺火煮沸，小火慢炖，约两个半小时。

注意哦，盐最好在后期放，放早了蛋白质会提前凝固锁住鸡肉原味，导致鸡汤不那么鲜。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开锅——就像揭开了乡村岁月的封条，浓醇香醺扑面而来。尝一块，肉质鲜嫩酥而不烂；喝一口，汤汁金黄黏而不腻。

那时，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，我们就去同村的外婆家拜年。外婆七十多岁，个子娇小，满头银发，操持家务动作依然麻利。知道我们要来，早早备好各式水果、糕点，焙好茶叶蛋，给我们当小点心。临近午饭时分，我看着围着围裙的外婆好像也没啥特别的忙碌，只是灶膛细细红火，旧麦草扇轻摇几下，锅里蒸了几个熟菜，煤气灶上炒了几个绿色蔬菜，就招呼我们准备开饭。

只听得木门枢“吱——嘎”一声，不知什么时候出



少年时光



1990年代的富春江航道上，不止有满载沙石的货轮，更有满载乘客的客轮。那个时候的王洲乡新华埠，一个巨大的码头突兀地架在原始的江滩上，岸上还有配套的售票房、候客室，俨然一个“国家单位”的模样。码头不仅是码头，更是村民休闲、纳凉的聚集地，乘船的人到了这边也能不急不慢地融入进去。也许是“人闲车马慢”的缘故，那时的船客从来不会催问码头工作人员，船总会来的，不差那早十分钟还是晚十分钟的。

小的时候，乘船主要是去外地做客，我总能穿上最挺括的衣服，但总会在候船的间隙，把全身上下弄

扔在垃圾房的“全家福”

□ 夏良坤(专栏写手、富春江每日一游观察员)



荒者捡到了比纸板箱更能卖钱的金属品。

时光回溯，这张照片拍摄的那日，想必是一个充满喜庆和欢乐的日子。老人在家人的簇拥下，迎来了人生中第九十五个春秋，那是何等的福气。一家人齐聚一堂，共同为老人祝寿，每个人的眼中都是对老人的敬爱和祝福。这张全家福，记录的不仅仅是那一刻的相聚，更是一个家族的血脉相连，是亲情的凝聚，是爱的见证。

然而，短短几年的时间过去，这张照片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是老人已经不在人世，小辈们失去了那份对亲情的珍视？还是生活的琐碎与忙碌，让他们遗忘了曾经的温暖与牵挂？又或许是家族内部出现了矛盾与纷争，以至于连这最后的回忆也不愿留存？或许因习俗不同，有的会选择保留照片，有的则选择不保留照片。

路人经过，看到这张被遗弃的全家福，也都纷纷驻足，发出阵阵唏嘘之声，有的干脆发出骂娘声，说不孝之子到了如此程度。大家的目光中，有不解，有惋惜，更多的是对亲情淡漠的无奈和感慨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我们似乎总是在追逐着功名利

禄，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。我们以为亲人会永远在那里，等待着我们的回归，却未曾想过，时光无情，岁月不饶人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

这张扔在垃圾房的全家福，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人性的冷漠与现实的残酷。它让我不禁思考，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奔跑时，是否应该时常停下脚步，回望一下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亲人？是否应该用心去呵护那些珍贵的情感，而不是在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？

或许，对于这张照片的主人来说，他们有自己的苦衷和理由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行为都让人感到心痛。家庭，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，亲情，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阳光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我们都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，守护好那些共同的回忆。

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张被遗弃的全家福中汲取教训，不要让亲情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消逝，不要让珍贵的回忆变成垃圾，而是将其深深地珍藏在心底，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。让我们用爱去浇灌亲

一辈子当女孩

□ 娜娜(都市情感类故事写手)

就告诉我：“一个女人美不美？就看她书读的多不多？书读多了，气质好、谈吐好，自然是美的，心灵美是最美的。”于是，她养的女儿除了会看书，其他的事情就非常弱。我常感慨，人家女孩子都会唱歌、跳舞，我却不会，每次朋友聚会或者公司活动，都好尴尬。我仰天长叹：苍天啊！为什么我不会唱歌、跳舞。

爸爸喊我们吃饭，我扣下手里的书，妈妈放下刷着的抖音。

首先得声明一下，在我们家挑食的不是我，是我妈妈。

我看到餐桌上除了我喜欢的肉以外，还有土豆，有些意外。关于土豆这个事情，还得从我妈妈小时候说起，哪个年代，粮食不够，有一段时间家里缺粮食，外公的一个山里朋友送来了满满一独轮车土豆，缓解了当时家里的粮食危机。妈妈在那段吃土豆的日子里，厌恶死了土豆，她一点也不喜欢吃土豆，她当时就发誓，以后有饭吃的时候，一辈子也不吃土豆。绕远了，再说今天餐桌上的的土豆吧！

“今天的土豆一点也不好吃。”妈妈跟爸爸说，“还不如昨天的好吃。”

“我感觉今天的土豆挺好吃的呀！妈妈，你不是不吃土豆吗？最近怎么吃土豆了？”我疑惑。

“因为你妈妈挑食，营养不均衡，医生让她补充黄颜色的蔬菜。”爸爸解释。

瓦罐鸡

□ 周巧芬(乡村中学语文教师、家庭教育指导师)

去的外公，正端着一个大瓦罐从后门进来，连胡须都笑呵呵的。“来来来，上鸡肉啰！”原来，后面老屋的那个 大锅中，外公全程把关，一道硬菜瓦罐鸡早已焖了几小时。外公打开瓦罐盖，我们兴奋地站起，探头的探头，举筷的举筷，只见里面汤汁还在噗噗沸腾，肉香氤氲，飘满整个客厅。外婆爱怜地看着我们，一个劲让我们多吃点。我迫不及待夹起一块鸡翅，不小心烫了嘴。外婆又忍不住提醒：“慢点食！慢点食！别烫着！”以至于到现在，每逢家庭聚餐有鸡肉，家人们还会朝我抛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蹦出一句“心急吃不了热鸡肉”。看我们吃得欢，外婆自己不吃，又给我们每人舀上一碗鸡汤，让我们趁温热喝。金黄色的鸡汤浸润五脏六腑，浸润到发梢指端，仿佛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接收到营养指令而元气满满。网络红词“心灵鸡汤”最早的本意，莫非就是这样？

虽说有“食不语”的餐桌礼仪，我们还是边吃边点评。外婆家的瓦罐鸡，肉质紧致而有韧性，味道醇鲜，香气浓。外婆解释说，鸡是邻居家买来的，是吃昆虫、野草、杂粮长成的正宗土鸡。确实，要烹出一道上名堂的品质佳肴，食材这一关很要紧；不过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最感兴趣的还是瓦罐鸡的独特烹饪方式。

午饭后，我们来到老屋土灶旁，看外公给我们现场演示：炖瓦罐鸡要配两口大锅，捡三片小碎瓦，呈“品”字形布在锅底，以免瓦罐直接接触铁锅受热爆裂(锅里是不放一滴水的)，然后将瓦罐稳稳隔空放在三足鼎立的瓦片上，再将另一只铁锅倒扣上在上面，相当于有三重防护把鸡肉密闭起来，不让鸡肉营养顺着香味“逃逸”而出。接着，就用大火中火小火，武火文火，不同火候切换着炖两个半小时左右，全靠灶上铁锅热量全面均匀，而且恰到好处，熬煮出独有的鸡肉香气。

这种隔空干锅炮制美食的烧法，在东阳老家有着广泛深厚的民间基础。当地老百姓都公认东阳瓦罐鸡有十全大补之功效，它也曾荣获“中国营养金牌健康菜”第三名，可见它在餐饮界也有不容小觑的魅力。怪不得，随意走在东阳城乡哪个集镇，瓦罐鸡的招牌也随处可见，几乎是各家菜馆的必备菜品，也是评价菜馆档次的重要考量依据。

我们回东阳老家，婆婆也常常烧给我们吃。婆婆补充说，东阳人家家户户都会烧瓦罐鸡，她的手艺也是外公外婆口口相传学会的。这种鸡，最好用真正泥土烧成的瓦罐，不过现在已经很难买到正宗的瓦罐了。难怪，我吃外面饭店里的瓦罐鸡，会觉得少了点

那些年的江上客轮

□ 金伟兵(正团职军转干部，音乐爱好者)

人总是“烫屁股”的，不到几分钟时间，就开始习惯性地“巡视”全船了。船首那飞溅的白色水花，常常能把我们吸引过去，每个小孩都是同样的姿态，扶着船舷伸出脑袋，痴痴地看上好长一会。小的时候，感觉自己总能给船加速一下，顺着船前进的方向，努力地往前拉船舷，居然好多时候觉得，就是因为自己的拉动，船航行得快了那么一点。正当几个小孩为那么一点成功而欢呼雀跃时，只会引得边上大人的一阵“哈哈”的笑声。

再美的风景，生活其中也是会感到索然无味的。船上的我们，从未对一路的江上美景投以欣赏的眼光，旅行上的目之所及，都是我们的村庄、我们的田野、我们的山川，从小都“看腻”了。让我能静下心来，有了好好欣赏这“天下独绝的富春佳山水”的心态，还在于船上遇到的一对外地旅客。有一次乘船，一对夫妻模样的人，不似平常大人安静地坐在船舱，也像我们一样，围着船舷转悠。一闲聊才得知，他们来自新疆，专门乘船从富阳去千岛湖游玩，对我们能生活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羡慕不已。那真诚的话语，夸张的语气，真如一击重拳打在了我的心脏上。

从那时开始，每每一上船，我就会想像自己是黄公望的粉丝，比照于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用心地“鉴赏”起

情的花朵，让它永远绽放，永不凋零。如果家人感到不适或不愿意保留照片，那么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找到一种合适的处理方式来纪念逝者。

夕光给全家福镶上了一层金边。看着这张垃圾房里的全家福，我不想一味地去谴责或评判，我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某种宏大的家族伦理叙事，与肮脏不洁的垃圾堆之间，一种荒谬的错位和互相的辩证，在那一瞬间击中了我。

“你说，学习不是短跑，学习是一场马拉松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们得一直有学习的能力和状态。至于你现在考几分，妈妈不在意，妈妈更在意你是否能够一辈子坚持学习这件事情。”我都能倒背如流了，难不倒我。

“你看，妈妈说的对不对？现在你能体会到我跟你说的话有道理的吧！”妈妈得意。

“你妈说的对，你妈的话，都挺有道理的。”爸爸端了水果来给我和妈妈。

我吃着水果嘿嘿笑……不置可否。

“你看现在的女孩子多好，简直是一辈子当女孩。”妈妈对着爸爸说我。

我想，也许“一辈子当女孩”的这个人是我妈。

毕竟，不是谁都有资格在这个年龄还“挑食”。

门铃叮咚，是舅舅陪着舅妈来叫爸爸妈妈一起去饭后散步，她们住在一个小区，每天都一起去散步。舅妈是另一个“一辈子做女孩”的女人，舅舅给她洗了一辈子的碗，爸爸以前还会笑话我舅舅是个“洗碗师傅”。如今已是同道中人，爸爸不也是个“烧饭师傅”。

我从没听过爸爸和舅舅对他们的老婆说过爱。可是，爱不就是在一餐一餐的饭里，饭后洗的一只一只的碗里。



什么味道。

前几天，我在杭州西湖边玩，路过一条马路，无意中抬头看到有一家东阳小馆，门面上赫然挂着东阳瓦罐鸡的招牌。打开大众点评看看，这家的瓦罐鸡，居然荣登浙菜好评榜第四名。看来，那上面“用心传承”“隔火慢炖”的广告语不是虚假噱头，食客能品尝到正宗的口感。心想啥时候要约几个朋友进去品尝一下这家乡美食。

上星期周末，自己在家用电高压锅压了半只鸡，半小时即速成。快捷是快捷，但味道到底和慢炖的不可并论。

慢慢向后移的逶迤青山、盈盈绿水。清澈江面上的群山倒影、飞翔在挖沙船上的点点白鹭、葱茏山顶上飘下的雨后飞瀑、月亮岛边的水中密林……为我心中的富春江铺上了底色；江边拿着棒槌击打衣服的村妇、划着舢板正在收网的渔民、江边沙场光膀子挥掀的工人、中埠轮渡船上安静的汽车……更为无声的山水赋予了生活的气息。

当时的客轮每天对开一班，上游到桐庐东门头，下游到杭州南星桥。既不用到杭州工作学习，也不必去桐庐探亲访友，我这个农村娃只能往返于新华埠与富阳南门码头，总是一程又一程地反刍般欣赏沿途的江上美景。有一位堂哥曾经直接从新华埠坐船到过杭州，当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起沿路的风景，曾经暗暗在心中发誓，梦想长大后，一定要坐一次从杭州到桐庐的完整航班，好好欣赏一下江上风景。计划制定的还特别周密：到时一定要拿上《与朱元思书》，逐字逐句对照地看，好好“鉴赏”这被人称道的奇山异水，到底独特在哪里？后面，因为上了大学，远离了家乡，计划一拖再拖，一直未能实施。现在20多年过去了，江上的客轮航班也停了，虽然有“富春山居”号游船，但它只在富阳城的江面上拐了几个弯，实在无法满足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圆这个少年时深埋心底的梦？